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七

宋王十朋注後漢書卷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蠅餘仍反

營營青蠅止于樊

樊與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云與者蠅之爲蠅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

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

豈弟君子無

信讒言

箋云豈弟樂易也○豈開在反悌音弟樂音洛易以政反

疏

營營至讒言○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蠅汗白使黑汗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

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官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詩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爲害如此故樂

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圍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

藩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卽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

箋云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

榛所以爲藩也○榛土中反又側巾反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疏

箋構合合猶交亂○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

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

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筵音延媒息列反近附近之近沈如字直林

反字或作耽都南反酒莫衍反飲酒齊其邑曰涵徐又莫顯反液音亦態他代反

疏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

教荒亂而情廢乃媒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效而行之沈酗於酒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俗衛武公既入爲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者云刺時也時不親迎鄭以爲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湎淫液即飲酒無度之事舉化者尚沈湎淫液則王朝亦沈湎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尙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湎者尚書微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汭爾以酒箋云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注云齊色曰酒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未之燕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嗽是媒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爲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所爲效者尙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重教之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爲沈湎之事也或以爲君臣上下沈湎淫泆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不然○箋淫泆至情態○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泆之則淫泆遲久之意也小人不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祿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至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祿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祿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祿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簫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祿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至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愼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嗽其勸耳故先言酒殺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愼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嗽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告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之初筵左右秩秩

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

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秩直乙反鄭智也折之舌反知音智下同

邊豆有楚穀核維旅

楚列貌穀豆實也核菹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也

也邊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穀○肴核上戸交反下戸革反菹側俱反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箋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

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借音皆

鍾鼓既設舉醕逸逸

逸逸往來次序也箋云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於縣也○醕市由反縣音立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

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雝衍烈祖其非祭與○抗若浪反斯張如字鵠戸沃反鵠鵠也說文云即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射者直已志棲音

西著也梓音子衍苦旦反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箋云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

的之功○發如字餘音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廢比毗志反中丁仲反

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疏

賓之至爾爵勺音的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鵠反下同爭鬪之爭○

之將行燕射先為燕禮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折旋揖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邊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菹醢之穀

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邊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偕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鍾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

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矢

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為異其文義則同○傳秩秩然肅敬○正義曰箋

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媒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箋筵席至燕射

○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為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侯

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為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

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卽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官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官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官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官乃行大射云公入鷺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間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官者西郊之學也澤官之所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卽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實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官實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卽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卽大射也五采之侯實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傳楚列至旅陳。正義曰此言邊豆之設故知楚爲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卽邊豆所盛穀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邊故言穀豆實核加邊也先穀後核不依邊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邊傳言加邊豆知非加豆邊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邊人加邊之實蒹蒹栗脯非核物且以穀豆實類之知加之以此邊非爲邊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蒹蒹爲陳者謂陳穀核於邊豆之上也箋豆實至曰穀。正義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韭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邊人云饋食之邊其實栗桃乾蓀注云蓀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邊之義故云邊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旣以豆實爲菹醢恐穀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穀明穀是摠名以此文穀核與邊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在邊之物亦爲穀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穀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爲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穀實之限。箋主人至肅慎。正義曰皆得其宜所以爲美也。傳邇邇往來次序。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邇邇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旣設者亦爲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

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尙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箋鐘鼓至改懸。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爲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傳大侯至之禮。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曰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二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箋舉者至祭與。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卽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

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能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屬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鳴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鳴者取名鳴也或曰鳴鳥名也淮南子曰鳴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鳴鳥名也淮南子曰鳴鳥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鳴皆鳥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鳴而又解實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爲名又取正爲義亦猶鳴也既已棲鵠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爲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者乎既烝衍烈祖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異於毛多矣唯采蘋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衍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箋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爲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士充之三耦以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此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此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則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的質。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鳴不明唯倚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藥方六寸也藥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惟改質爲六寸其餘同

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卽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旣言正鵠卽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可喪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箋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爲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旣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中以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卽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封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殽與少退立卒殽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籥舞笙鼓樂旣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秉籥而舞與笙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籥舞笙鼓樂旣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鼓相應箋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衍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衍若且反洽尸夾反應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樂其湛樂**百禮旣至有壬有林**王大林君也箋云王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喜樂下文曰樂並同**百禮旣至有壬有林**獻之禮旣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徧音遍**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嘏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音析嘏古雅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反湛答南反

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也鄭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爲刺音俱謂挹取酒餽子峻反復扶又反下皆同挹一人

反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

次也中張仲反人疏籥舞至爾時。毛以爲古之行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無次也一本人作又疏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八音

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爲神所歆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末將射賓則自取其匹耦以其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鄭以爲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已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洗酒而無度故舉以刺之。傳秉籥至相應。正義曰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爲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大師曰請奏狸首問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此知不然矣。箋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

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鬱以灌令體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闕殷於樂闕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闕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祀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祀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祀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荅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祀不求變俗祭祀之祀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祀是解武公言殷祀之事也鄭之此荅皆下曲禮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荅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去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祀記爲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也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烈祖言既載清酤玄鳥云大椿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傳王大林君○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穀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王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箋任至○正義曰鄭以此爲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也○正義曰鄭以此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探其美味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遵豆也遵豆時之和氣也

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箋嘏謂至喜樂也○正義曰嘏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手取至耦賓○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請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畧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摠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以此論祭事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凶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殫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銅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餼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餼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餼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竿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竿角詔安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奧奠竿銅南迎尸主而入卽席東面尸舉所奠之竿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竿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

故曰仇讀曰。麴謂麴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酃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傳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酃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是豐上之禪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箋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彈於僅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彈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彈之交錯。非上交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

之初筵溫溫其恭

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溫溫柔和也。

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

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

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僂僂然箋云。此言賓初卽筵之時。洋洋自勑。戒以禮也。

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作暇。暇音蒲板。反善貌。曰既音越。下是曰皆同。下章放此。幡字袁反。舍音捨。坐如字。徐才卧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婁。僂音仙。屢數音朔。態他代反。率音類。又所律反。

忸怩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抑抑慎密也。忸怩媿媿也。秩常也。抑於力反。忸毗必反。又符筆反。說文作忸媿媿也。媿媿息列反。下音慢。

疏

至其秩。○毛以爲幽王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尙溫溫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止之時。威

儀猶能反反然重愼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
嚮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失所也此賓爲王所敬其失如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
前其未醉止尙守威儀抑抑然愼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悒悒然而嫺嫺至於旅末是曰
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鄭雅王祭
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箋此復至和柔○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
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
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卅二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
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傳反反至僊僊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愼與下抑抑愼密一也
謂愼禮而密靜即爲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嫺慢故下傳曰悒悒
慢也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僊僊倅倅俱是貌狀亦宜然矣○箋此言至
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
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
是爲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有恒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天下所化
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僊僊是曰

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
號呶號呼謹呶也僊僊舞不能自正也僊僊不

而異章者著爲無筭爵以後也○號胡毛反注同呶女交反僊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止按下僊
倅是舞不止此宜爲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尤俄五何反廣雅云哀倅素多反一音倉柯反呼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出猶

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
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箴之林反

疏
賓既至令
儀○正義

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
呶而唱呼也錯亂我邊豆之行列數起舞僊僊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

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傾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倅倅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
武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
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爲有德既醉爲愆以喪之是
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與之燕則維其於礼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

之乎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倦
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傲傲則不能自正嗟嗟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為差降也 凡此飲

酒或醉或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減不醉反恥 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
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

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
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令力呈反惡鳥路反 式勿從

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箋云式讀曰愚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
惡女无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亦

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愚
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勑佐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為于偽反下同顛都田 由醉之言俾出

反本作值仆何音赴一音蒲北反說文云頓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怒也 三爵不識

童殺 殺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
使戒深也殺羊之性牝牡有角。出如字徐尺遂反殺音古魯許業反 三爵不識

矧敢多又 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 凡此至多又。毛以為
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醉也。矧失忍反 疏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

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
之為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

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皆猖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無令相說言用此醉
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

勿為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姓諱短聞
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

首無角之殺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
醉之狀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况敢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荅彼問

自息將慎其已然而為之立大法也。鄭唯以式為愚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之餘同。
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

也立監是眾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
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礼法自當立

監此刺者彼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
箋式讀曰愚。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為愚訓之為惡毛不為

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箋當言至醉
酬。正義曰何知非已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替之且言矧敢
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酬與無筭不止三
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
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
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四之三

○青蠅

詩人喻善使惡

闕本明監本毛本詩作譏案所改是也

○賓之初筵

飲酒時情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淫液下云飲酒時情態也正義云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標起止云至情態當是合併時不知正義本有出而刪之耳考二章箋

云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當以有者爲長

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泆作液案所改是也以下皆當作液

和旨酒調美也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酒作猶考文古本同案猶字是也

下章言烝衎烈祖

且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祖同明監本毛本烈誤列

其非祭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非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考正義云故破之

云云其非祭乎是其本作乎標起正云至祭與當是後改

我以此求爵女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是其本作女爵考文古本有女字宋正義但又以句末女字別屬

下爵讀公外席賓列自西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外字列字皆升字之誤山井是將祭

再爲射禮澤官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射至下

句首仍脫傳言加籩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豆字當行凌莢栗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皆實之於豆實謂

正鵠皆鳥之捷黠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提誤樓案山井鼎云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

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六耦下當脫非謂六耦四字是也又引爾雅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司射命設封閩

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射禮封作豐浦鏜云豐誤封是也正義下文皆作豐

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酌以之其所尊倒者誤正義云故云酌又無

次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正義云以旅未故并無次序也當是其本作又而以并釋之也

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當在文字下其相去亦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有孝子之人君

耳○箋任至心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至下剡採其美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採作采案采字

是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

爲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彼注作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張席爲又曰舉奠洗

爵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性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